



巴西文集總目



元鄧文原撰



吳氏義塾記

戴祖禹墓誌銘

皇太子賜大慶壽寺田碑

熊西父瞿梧集序

送王明之推官北上序

送黃可玉鍊師還龍虎山燕集序

慶吳彥升都事母夫人八十詩序

婺源處士吳君墓誌銘

送郭文卿赴浮梁知州序

故宗登仕郎李君墓誌銘

清隱院記

丹陽書院用記

故徵仕郎徽杭等處權茶提舉司吳君墓誌銘

故建昌路南城縣尹王君墓誌銘

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鞏國武惠公神道碑銘

彭處士墓誌銘

故夫人俞氏墓誌銘

深秀道院詩序

禮樂韻語序

贈國子生太易術南歸省親序

克復齋歲為國子伴讀康禮作

孫氏先塋碑

求心齋記

雪山齋頌 并序

錢塘嚴處士墓碣

浮梁州重建廟學記

醫學教授李君墓碣

容德齋歲并序

試院瑞梅詩序

廣德路修建廟學記

天游軒說

翰林侍讀學士貫公文集序

重建崇寧萬壽接待禪寺記

鉞城軒銘并序

請思斷江侄天平白雲寺疏

宜興王師尹真贊

請張伯雨提點住杭州福真觀疏

萬松菴記

季先生墓誌銘

送蒲廷瑞北游序

送洪養源歸淳安省墓序

雪菴長語詩序

頭陀師李大方詩集序

新建南涇觀記

送潘元卿赴徽州績溪教諭序

錢塘諸友贈周古愚詩後序

皇元贈隴西郡公李公神道碑銘

清寧報本道院記

通鑑音釋質疑序

松江府華亭藏懺院記

靜修堂記

夫人李氏墓誌銘

送梅仁父赴湖州教授任序

得一齋銘并序

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

故處州青田縣稅務大使陳君墓誌銘

跋高忠襄先生賢閣記石刻

處龍泉縣重修學記

常州路學重建尊經閣記

重建廣惠廟記

故江陵公安縣尉馬君墓誌銘

拙逸齋記

故温州宣課都提舉趙公墓誌銘

淮安忠武王廟田記

故更昌徐君夫人趙氏墓誌銘

祭黃可玉鍊師文

靜清先生文集序

樂古堂記

祭姚子敬文

皇元贈亞中大夫淮東淮西道同知宣慰司
事輕車都尉盧江郡侯王公神道碑

三畏齋銘 并序

南山延恩衍慶寺藏經閣記

旌表義士夏君墓志銘

故朝散大夫同知饒州路總管府事史公墓
誌銘

贈奉訓大夫婺源州知州飛騎尉祁門縣男

陳君墓表

應昌府判張公夫人胡氏墓志銘

四書類編序

成季真人畫贊

故汀州上杭主簿徐君墓志銘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賀聖節表

帝禹廟碑

蘇府君墓碑

巴西文集總目終

巴西文集

吳氏義塾記

崇德古禦兒地大德己亥吾嘗為其州文學掾吳氏僑卿建門左之塾聘師以訓鄉之子弟三年矣地故多饒富僑卿非甚雄於貲而志欲敦尚儒風迪成善俗視古稱任恤者蓋庶幾焉未幾余入補詞垣屬又八年州君府疏其事於江浙省而以聞於朝曰吳氏義塾田為畝者二百師生餼廩有度講肄有業同冠鼓篋而來者逾百員盍舉以旌善



朝命表其門曰義士會余以提舉學事出領江浙
四道訪義塾之成則已遷於官河之東縣廩故址
歲輸儻直為方七畝有半益以旁近地畝三經度
締構宏麗亢爽中象燕居翼以齋廡其他講堂寢
息有所左右書器庋閣嚴奧重門輝赫南亢為池
直地北東廩舍庖福各有攸處又增田二百畝以
羨歲入中河為橋汲石夷平便諸入塾者自造端
至今更十有七寒暑而塾始大備凡用錢若干緡
米若干石皆約已樽用以給其規約則歲所歛儲
必予孫之長且資賢者次掌之而師友共稽其出納

有羸亦以周里閭之婚嫁喪葬貧不舉者勿侈勿
奢勿軋於豪右勿挽於有司以畝惟永久子孫有
違約者以不孝鄉得糾正焉俊卿謁余文為記余
嘆曰古者里門為塾子弟畢學於士師少師而里
耆鄰長誨之耕出入有時幼長有序其道簡而教
易行也自秦廢閭左之成而教始大壞今吳氏之
為義塾或未能盡合乎古而意則美矣禦兕本吳
壞始太伯以禮讓道民歷十九世而季札乃堯弘
宣祖訓振邁高風言行焯著夫子亦許為吳之習
於禮者再世至闔廬也不承季札之志而自蹶其

本識者知吳之不競不待遷甬東時也夫吳之禮讓更數百年封植之不足而隳之一旦易若反掌禮之有關於斯世有如此者今世之士率視禮為濶迂而莫之講所謂筋骸之會肌膚之表尚不能自振况望其飭躬澡行以希賢聖之域者哉吾道亦大矣數學必自蒙養始其勿謂洒掃應對進退為未^末而思有以涵育性情磨礪氣質循序而進以要其成尚無負傷卿所以建塾之意也觀吾言者其亦有所興起也^扶

戴祖禹墓誌銘

剡溪戴氏自安道以清隱著其世^緒代有顯聞祖禹之九世祖始遷居於山陰之西陵曾祖允能宋迪功郎又自西陵居杭祖安國父應瑛皆潛德不仕比三世皆返葬西陵東西州相距一水祖禹時時有墓^墓朝涉而墓^墓至雖居杭志常在西陵也始余初識祖禹時甫弱冠意氣已穎^穎歲傾動流輩所居塵市踈雜然藏書甚富常閉戶讀書不妄接人事如窮儒宿學遁迹林谷讐技自樂余見輒愧之而祖禹雅善余及張君仲實言論纏^纏商確今古觴詠間作客至或瞪目聳耳移睛不出一語余私問

其故則曰吾惟不耐與俗子面而能強為言咲乎
余嘗規之而祖禹終不欲苟刑其方故與時寡合
及其死則莫不哀其才命之畸而思如祖禹者何
可復得嗚呼自古有志之七齟齬一世歿而公論
始定者皆可悲也祖禹喜為詩蚤宗太白漸就深
沈用少陵法每論詩至歷代正變是非優劣又如
老吏持律明燭幽暗其學自經傳諸子百代書靡
不研索尤嗜古法書名畫及鼎彝器物遇勝友則
焚香娛翫殆忘渴飢或勉之仕登名於天府以祖
曷會枕人碑碑正其鄉學未幾移疾歸曰吾不能束

帶趨走俛事上官也大德己亥余職教樂溪祖禹
亦傳貽精舍居鄰事簡情好益款洽踰年而余
徵詣詞林與祖禹別且五稔時得書問無恙最後
為其子孟瀉來請婚余許諾則以明年春謁告還
杭祖禹相見大喜曰四千里尋盟真信士也越祇
既醮成禮余復還京師又明年孟瀉來謁祖禹卒
余得書慟之非為祖禹私也祖禹嘗自謂早通釋
老書變方外士於死生若有悟然卒札其傳書言
疾亟桐規余家事周反及靡密且囑余銘其墓脩然
無怛化此豈其驗耶世之知祖禹者既鮮而其畢

生補介不群之學百不一試於時而忽以死天之
報施善人其可語哉祖禹名天錫卒以至大戊申
八月四日卯享年四十有五先是再調淮海書院山
長未赴娶王氏先十年卒男三人即孟漭次宜愁
定錄尚幼女一人未行葬以是年十一月己未墓
在錢塘縣大慈鄉艮山之原銘曰早萃厥美又學
不止天界之林中恬以默有媚其獨寧亢母回蘊
能勿據擡佐于中塗君子之哀越莫相望尚安尔歲
昌厥後哉

皇太子賜大慶壽寺田碑

聖上嗣登大寶之初 儲皇星輝儼極動法祖
宗亦既毗贊元化脩明百度陽施春育恩洽黎元
又謂金仙之道可以啟悟羣迷同歸正覺沙門梵
刹禮尚優崇矧大慶壽寺密迩禁庭實裕皇祝釐
之所願瞻輪奐若慕羹牆寺有賜田仍論有司蠲
其繇征俾諸比丘勤修佛事導迎禎祥具如先朝
明命越二年復賜土田為傾者五十申飭懃至先
賁藁林先是嘗命詞垣具書錫賚顛末以諗來者
忝職司文翰不敢以庸陋辭仰惟世祖龍德淵潛
豪俊聞風而雲附者靡不虛左以待若方外之士

則海雲師可菴師皆學契真如辯窟寶諦世稱宿
德獎遇日臻太保劉文正公尊事海雲師以研精
內典之餘入參石畫出備頒行至於息戎衣而混
文軌逾三十載帝用休嘉彰其師之道俾師有恒
產得廣延學者以賜暢宗風中統建元之明季有
編毗張氏以固安新城兩縣王馬韓家村之水陸
地來獻由是慶壽昭被 上賜殿初惟不毛之田
歲墾而新之乃益滋植衍沃廩入豐羨園有樹栗
隴有來牟環布近郊石煤以薪冰輪以磨市區子
錢之入皆有贏儲鐘魚振響檀施如歸祠官祕祝

匪頒旁午而慶壽寺遂為京師伽藍之勝嗣皇提
封之內世又擇薊州漁陽之膏腴以益之自中統距
今餘四紀而聖祖文孫垂繼後先所以嘉恩於緇
流甚厚夫上以祿秩任其下而下以忠信庶恥事
其上者公卿大夫士之職也庶民則火耕水耨羹
藜飯粟疲筋力出租賦以給縣官然而豐凶之係
乎天貴賤榮辱之係乎人二者常不可必而憂虞
以滋乃若世之學深圖者無圭組之累可以怡神
曠志而益閒無耒耜之勤可以栖遲其身而常安
層簷夏屋儼於封君而役庸之政不及也羣居而

食以禪悅為味而通般若食已而游息則念五蘊
六塵之幻假而脩證菩提超清淨之佛乘具圖明
之正果以祈皇家億萬斯年治隆化洽羣生樂豫
是則如來方便設教濟世津梁與上之人尊奉釋
氏之意也今住持西雲安公行業粹冲器宇弘大
克脩前美而提點某監寺某等皆具願力相茲法
會故空游膺隆渥以貽永久文原既奉命紀述復
繫以銘：曰於皇聖元握符闡珍撫御九有涵煦
同仁曰瞿曇教啓昏迪噐孰尸余得禱像設是因
錫營所宅丹履雲矯息絲免征俾安弗撓綸言誕

專極于丕冒瞻茲蘭若昔帝寅祀臻之釋子天門
迺止猗與承華祖考是式申錫土田原隰廣斥倉
盈庾億飯于香積誰云耕鑿罔知帝力我觀性相
如穀之滋藉以慧器法雨沃之勿布焦茅勿砂而
糜每叙食頃常是思惟承佛受記為世藥師贊祐
皇圖永配穹祇

熊西父瞿梧集序

瞿離長梧之論始於是非之相形好惡之偏爭福
福利害之輻輳糾紛將欲一之以道樞和之以天
鈞物我而忘以蹈乎大方其言辯矣肆矣然昔之

能言者至聖人而極聖人於是非好惡禍福利害
之辯若薰蕕玉石不可雜糅非曠尚京同以為道
也則吾人安能舍聖人之教而從其說哉異哉熊
君西父以瞿梧名其集也謂君泯然忘情於斯世
也耶何乃拙擢胃腎維謙編言語大篇短句搜奇抉
怪自其壯年角逐於藝文之場至于老不厭則君
豈忘情斯世者毋乃翫世滑稽姑託於莊周之寓
言耶君以文字掇巍科位朝著垂紳委珮駸乎
華要矣俄而息駕于跨雀之山樵牧之與俱而花
竹之與娛哉冠皓首講道唐虞宣其酣詠敲詠塵

蛻天遊如草木華落而歸根風尊礪鼎稍欲謝麴
蘖羞稱而從太古之味若是乎有取於瞿離長梧
之論豈以昔之夢今之覺乎夢覺之相續也物化
之不齊也若陰晴朝莫寒暑晦明之翕忽遞代惟
變乃不窮而造化之常者與之為无窮此知道之
士所以邈世无悶而推其緒餘以立言猶足以不
朽也君其起瞿離長梧而問之

送王明之推官北上序

余初識王君明之於杭時明之方掾江浙省以才
猷英敏見知上官尋往鉤校其曹事秩滿出宰常

之晉陵晉陵劇邑君至有惠愛號稱治辦旄倪遮
留不可作公思之碑朝廷亦知君可佐大郡決平
矧任杭久嘗諳其信迺命為杭推官自君官晉陵
適余被徵為詞林屬言論不相接者逾十載人能
道君不以亟疾苛察為高而能得事情蓋豪猾曾
息疲懦無愁冤也去年冬遂杭問其事若何則曰
有捍禁贖貨幣為怨家蜚語誣服者有盜率其曹
伍剽掠為奸而脇從望誤者有司一切文致于法
君皆讞問得實多所原貸諸如斯類甚衆厥今吏
部銓選能辯疑獄出死罪若干人者皆視所授秩

有加若明之者其進用可量哉吾觀造化之於物
雖風霜肅殺而生之機常添流動無間為吏者故
欲軋其生而毒入于死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
或務刺深苦束溼以要時譽甚則市獄以便私自
營此其設心皆為造化戾乃若持祿取容無所可
否者為害適相當士不通經不足與論政刑明之
既力于善而復以詩書教子其知本也夫今將適
京師乃序以送之且以諗夫持三尺法者至大辛
亥二月望日

送黃可玉鍊師還龍虎山燕集序

世傳淵明修靜入遠公社蓋淵明未之言也世或疑
好事者為之說夫交道貴心知豈復計形迹之異
哉而世徒以形迹分尔汝者此交道之所以薄也
王謙夫許其出處大不同而當時論交者欣羨以
為美蓋忘勢與忘人之勢雖晉宋世而古風未泯
矧淵明脩靜高蹈物表而獨何疑於與遠公相好
哉竊意匡廬之勝豈無若斯人者游息其間而余
方宦游北南莫獲邂逅與交乃今還杭得交黃君
可玉甫其學典麗該洽貫儒名老而同歸其文章
由古訓誠若擬金石而奏韶濩錢塘固多勝士而

余居甚迤情義尤款密一日語余曰吾將暫還龍
虎山以七月復來於是吾黨暨方外之士凡十有
六人醜酒而與之別雍容談話羽觴屢集彷彿蓮
社故事迺用禪月師詠遠公詩分韻以紀勝集夫
古者會盟燕集各賦詩道志義相劇切于風教深
有助遠公離情證空於釋氏不為異而能為二老
破戒過溪此義乃甚高余既序其事復以發同志
者一笑云

慶吳彥升都事母夫人八十詩序

至大辛亥聯城吳公以浙右廉察治效著聞上命

佐行臺悞士民咸惜其去而不能留也則又喜曰
江以南志行臺所按治吳公往司畫諾其用當日
知以大粵明年太夫人年登八袞公迎侍官所釀
酒燕樂官僚以次畢賀聞者復為公喜曰世有富
儼金埒貴列鼎食而名譽不昭或為世指目以大
老何可勝數奉而貴且富名譽昭矣而親在堂獲
康強眉壽忠孝之道兩備蓋千百求一二也吳公
自為吏以才猷英敏受知上官居風憲善鉏姦擊
強功常奏最而太夫人飲食起居無恙南來二千
里享其祿榮是非大可樂者乎吾聞其鄉人言太

夫人慎閨儀佐義方甚肅每吳公治事歸色養在
右必問所平決幾何若雋不疑之母也漢輔號最
繁劇為吏者率以鷹擊毛鷲為重然輒以是敗史
獨稱不疑嚴而不殘母教誠有自來洪範五福壽
居首而君實司之嘗疑壽得之天君若無所與然
上古治尚淳素生人往々壽逾百歲今岩谷之野
亦多鮐背兕齒克保耆艾其天者未漓也晁錯言
人情莫不欲壽三王能生而不傷錯之知不及此
其有得於伏生者乎吳公歲時率其子姓羣從再
拜為太夫人壽退而益思是道以施諸政理以上

承老之化是尤吾黨之士所深望於公者也太
夫人姓王氏諸孫業詩書有立志吳氏之興如鉅
川榮木有行未艾詩以志喜者若干首而屬余為
之序

婺源處士吳君墓誌銘

徽婺源有吳璋者述大父之世系行實_介其師江
又善來謁銘曰璋不自天已酉于今三年服齊斬
之喪四孤且幼未有見焉先生尚矜而銘之余耳
其言悲且重又善請也迺為叙次其_墓識諸_墓按
吳氏居婺源之富春者相傳其始祖嘗以功受王

封今兆域具在然考之傳志莫原其初其子姓日
蕃以大則皆曰是實吾祖也以表異宅族君諱克
珍字聘卿曾祖曰祖曰父曰比

三世皆韜德不售以善聞鄉邑君生而偉貌豐頰
不妄筴言長益慎重居家庭揖遜步趨咸中儀執
喜恢廓無卞急之行子弟有過不苛責惟端居肅
容遲其悔悟僮隸有忤意每示寬假殆天性然也
遇人無夷險倭直一接以誠久而人益孚悅里有
山曰王良峪窈曲圭立壁峙山谷下山上多松栝
檜桂之植君慕其曠幽若與道謀乃穴泉甃池剪

榛畦圃種梅其坡有亭萃止遂因以名其居每風
雨日清美則步屨扶筇携壺擊鮮與魁人韵士高
凌雲顛攬結空翠心境俱會竟莫忘歸盖君自年
五十即屏家事屬二子米鹽靡密患不以經意嘗
誨之曰人孰不樂貴富恥賤貧然命縣之天莊周
言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若等治生產勿過營也凡
博學在力行毋為拙擢肝腎務競織功惠送之施
各以類應吾知慎守以老若等其曷之大德丁未
歲大祲君發廩賑飢癘者藥之民資以存活甚衆
已酉秋意忽不樂八月朔旦卻藥讖醫言昨夢神

界我大環者遠也吾其終乎子孫惟讀書強為
善以慰吾意言畢正冠而逝君生于宗 年

月 日享年七十有三娶江氏先君九年卒于

男二應杓應樵女一適浮梁文學掾滕茂孫男五

璫璋環璨珥孫女四曾孫男女三皆幼君卒之二

年應杓應樵死未幾璫又死聞者皆為雪涕曰處

士之善而隕其後乎古謂福善^天道信耶璋無父

兄以終喪遭禮之變卜以 年 月 日奉

君柩葬于 里 山之原又善言璋居憂^克

自樹立奉先訓唯謹吳氏當有興者銘曰吁嗟吳

君彼儉而榮善罹其屯天胡昭々賀殿猶薰君既
中壽易簀奚言又泣先露二子一孫崇山有梅颯
其歸魂尚安毋恫施社後昆我勒銘詩永賁幽墳
送郭文卿赴浮梁知州序

人之所遇有意所甚欲而不可彊致者豈特富貴
利達哉雖交游會合亦然始余徵詣京師為詞林
屬留十年汴梁部文卿由中書掾佐宣徽慎薦紳
間往々言文卿雅尚儒術其為吏持三尺法而無
舞智深文以徽榮寵且勸余與文卿友而余竟不
獲一接其言論以自快快及文卿再調都事江浙省

凡南來者道文卿之善如京師時前年冬余還錢
塘居相隣始得以暇日抵掌論說古今醜酒酣話
意懽甚迨惟南北十年會合之艱尤若此則夫疲
筋力善造造以希富貴利達者可必得邪文卿受
易於真定侯先生不問寒暑風雨每讀書至夜分
乃寐昔漢傳說易皆租租田何然學有醇駁嘗愛邴
曩容師魯伯魯伯師施讐史稱曩容之兄漢與兩
龔齊名而曩容名過於漢為吏不冑過六百石然
則曩容學易於進退得失之道深有得哉昔余杜
門教授生徒以自給一旦被徵命遠萬里交遊慮

余有不釋然者余謂友人胡牧仲曰世之仕者或以出處易其守至於困戾顛踣為俗姍笑今吾此行是在周易履之訟曰素履往无咎牧仲喜曰士患不知道耳知之則居陋巷不為憂任卿相不為榮造乎性命之情而安於所遇者也吾子其慎諸今余委瑣無似濫綴通籍牧仲斯言不敢忘也朝廷命文卿守饒之浮梁行有日矣用敢以余所得者為文卿贈以為何如也文卿上奉七十之親以孝聞其學如百川東注不進不止才猷且將大用教子弟奕奕有詩禮風是皆有足喜者余既序次

其說善詩者復歌以繼之

故宋登仕郎李君墓誌銘

李氏本唐宗系居新安不知始何年後嬰廣明亂遷黃墩有諱京者樂浮梁之山水清夷鬱紆可田可廬乃遂相攸族以滋衍距今登仕君十一世矣其間簪組蟬聯脩名姱節烜著家乘蓋與宋運相終始而今猶演迤未艾識者推其世德吁繇與子孫之立言行事未嘗不慨然于君子之澤如芳林嘉穀必封植乃大而天之報施善人可必信也余不及識登仕君而君之壻樂平知州傅良銓狀其

行來請銘且書以致其孤泰亨之意曰子幸哀而
銘之登仕君有知當不恨其生不偶於時而不朽
者固在也余諱不可則為之叙曰君曾祖諱裳取
盧氏祖諱文器迪功郎提舉司幹辦公事取鄭氏
父諱弥世業春秋登進士乙科以端方長者為鄉
評器重取吳氏君生而穎悟童亂已若成人稍長
從傳受易學耳熟緒言與同輩角藝文每輒中雋
宋制中朝官得舉族姓選太學弟子員時君之姊
父大監公雷應以君名聞將就試錢塘聞父疾革
歸半道訃至哀毀殆絕然奉養禮無違者年幼失

怙衆或以不更事訾之君益剌勵不休于浮言值
兵興江阻而才猷能自表見然後知君之所樹立
甚卓也其從父兄原尤邃于易君與為師友益鈞
決京奧遠事之變若中理解鄉耆俊皆折輩行與
交最受知於尚書朱公魏孫京尹吳公益二公負
時望所取子皆足為人重輕宋事日棘大監公守
郡鄉鉏姦擊強號稱治辦辟公節制司計議官遣
奏補登仕郎大兵南來諸郡瓦解時危湘令浮梁
欲棄官去以章綬諉君曰公爵無私畀吾不介
從也自是遂韜志恬雅不喜仕嘗欲重建新田書

院以訓鄉之子弟經度既備而道謀是阻士論慨
惜會郡侯欲選慎重無侵牟者司庾事強起君曰
委吏會計是豈不足為改邪卒善其職每守令下
車輒問俗利弊及改所宜先君對論無隱善被鄉
邑至元庚寅邑燬于兵愚氓並緣竊發剽掠者為
姦公與林父宗正公雷初義同險艱官軍掩捕倚
君奇畫獲其渠首而貸脇從者主將欲官之君曰
吾以衛鄉井也豈干榮祿哉卒不受越六年浮梁
陞州君年且五十學官優以賓禮每於佩環列觀
君深衣裁冠容止甚美言論偉然徵番易文獻者

皆亟稱李氏云君治家嚴不惑異端戒諸子勗詩
書趾美前人聞弦誦聲則喜有過亦不少假詞色
園池亭榭花竹齊列植梅崇阿奇石山崎日與魁
人韵士觴咏酣謔樂志忘其老里有蕭處士年七
十矣君兄事之約為耆英會與者如干人好事者
以繪以詩明年處士歿君哭為慟曰昔至道九老
以文正公即世雅懷弗遂翰林洪公以為造物所
怪居今方之可為雪涕自是君常忽々不樂未幾
病病兩日而卒先是泰享嘗長幼安書院及再仕
襄樊君勉之往曰子是教忠慎勿以親遠增離憂

也之官甫半載聞病謁告娛親醫藥一不以家事
累君志畢嘗娶季冬望猶觴酒酌客已而周視園
圃折花弄芳意若永訣後四日形神忽異泰亨驚
泣問所欲言君曰吾疾殆不起乎繼志者惟若等
余何言有頃嗒然而逝實至大辛亥十二月十九
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君娶新安戴氏子男七人長
即泰亨提舉襄陽等處營田事次謙亨復亨咸亨
恒亨鼎亨豐亨女五人長壻即良銓也次適太平
路龍英州判官汪琦翁民武昌路南湖書院山長
程琦宗丞相番陽公之子馬端順餘未行孫男女

四人泰亨等卜以明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君于
里之琅玕峯君諱心道字聖傳自號疎嬾翁扁其
室曰審軒有詩橐藏于家余嘗俛仰二十年間豪
家右族或泣王孫或降皂隸而李氏流芳熏社耀
于逢掖雖登仕君之瓌材雅度練事達幾百不一
試于時而卒以死然視世之仕不得其志以辱見
者君亦可無憾於其身而且以裕後其得失豈
不有間哉是故空銘之曰系有唐德流慶嗟聖傳
士之良閔不售毋盡傷百年短千古長鬱其堂封
視高窳

清隱院記

如來氏之教必先歷諸勤苦而後樂其說曰吾所
居為淨土為莊嚴佛界以黃金布地奇珍美卉瓊
瓌林列人生願樂具足無有凶荒死徙徒扎瘡天昏
之災然必外四大六塵永離渴愛者始克臻此故
其徒往之舍茹苦辛入深林幽谷至毀截膚體不
獸凡此者以樂誘其中也而樂何可必得哉夫佛
以真如為體不著貪欲而曲學彊說諸苦以求樂
是乃以幻脩幻忞性適遠有淨土陸道祥者居家
受優婆塞戒喜誦法華經晝夜維念殆忘渴飢與

其弟子明翔躬鋤耰稌務勤耕稼以自食其力
如此餘二十年為至元丁丑始薙髮更名志行由
寡約計羸錄錄滋黍累益度僧斥土志弘殿居先是
菴曰清隱其左曰真珠塚時有光怪變見激射乃
大德十年即其地為殿周阿中設釋迦牟尼像翼
以十八阿羅漢尊者及觀音大士始易菴為院又
明年構為飛閣以奉三十三天皆鏤木錯金備諸
妙好歌人自相求真莫因真成覺至若祠室堂廡庫
庾庖福莫不布列究美而志行攷明翔慨其師之
志弗究于成益傭工待具門以瓌林丹堊絢耀直

院西偏建彌陀殿甃石為池植芬陀利華以待塗
者之所憇息其前曰赤秀堂東西相距一舍曠迥
閒窳日晏舟人以為病明翔沂流結屋儼為毗居
併川行若歸其東為善應橋以利徒涉又北東曰
通運橋則因地圯毀而新之蓋明翔自幼受業于
志行以迄於今且老而頤力益固是真能紹先志
者哉吾謂明翔曰自尔師為是以至于子其志將
以求樂乎而世之言樂者日相羨于無窮吾思子
之蕩而忘其歸望洋而莫知所止也子亦思夫昔
者荒榛蔓蕞螢燐飛而狐兔宅今穹墉奧屋脩庭

敞軒若雲興而山峙矣昔者風耕雨耘終歲作勞
不得息今而食餼芳甘居空燠涼以游以娛且以
贍其徒吾不知佛所謂樂國者何如古封君之奉
殆不是過而復求樂乎子又思昔雖甚勤而心逸
無人作鬼責雖苦亦樂也夫然後齊得失等喧窳
一垢淨同生死而佛道幾矣明翔聞是語已矍然
若有得請書以為記于是乎記志行號德慧大師
院在崇德州石門鄉沒信里嗣法孫曰崇建崇益
崇園崇明其傳以甲乙云

丹陽書院田記

書院舊有記建康道肅政廉訪使盧公之所作也
若郡縣之因革儒教之廢興與書院之創始而承
序者亦既參稽方志咨諏故老聞道之奧垂訓方
來按書院肇自宋景定甲子劉君應安嘗貢于其
鄉即別業建精舍為學者歲脩息遊之所郡守朱
公禕孫為請於朝報可且賜公田為畝者二百由
是教養以立多士用勸名登大比烜著後先屬王
師撫定函夏聲教所暨翔南是鈞章縫子息徭寬
賦殊於畎隸劉君自長茲山即擢文學掾溧陽邵
子暉孫繼之亦職教海陵歷歲滋久而書院繕治

悉完弘麗觀深鄉邑改觀獨賜田奪于浮屠氏廩
稍弗供絃誦荒簡被檄來者居若傳舍視廡去苗
龍泉陳君潤祖至則慨然曰官無崇庠惟勿曠廢
職矧茲弊廢其曷敢不圖以隳前人成功乃諭諸
慕義者黃池典織染局漆君榮祖為之副首助田
十畝以倡學者提舉陳侯侗義之卜日之吉觴酒
俎肉無畢而語屬劉君泊前山長姚霖龍學賓董
文賓告以如漆君之志相協厥成眾曰諾不數月
得田數仍其舊夫可以義動甚轉丸哉陳侯職在
監土乃能以庠養為務可謂知本也已余聞而嘆

曰古之為民者各有分田以周事育而暇則從鄉
之長老習孝弟忠信之道其秀者自鄉升之司徒
有選俊造進之等簡不師教者右鄉移之左亦
如之甚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道易明而教易
行也自田制壞而貧富以病士無田至不以祭乃
出遊四方資權謀術數以獵取聲利去先王之道
益遠後世知遊士之不可無歸也則為之夏屋以
居腴田以食其意非不周渥而仍莫誦習乃楮捐
乎詞章藝業之末則人才之不逮古又不在無田
也學者可以求其故矣今夫不易之田二頃上農

夫二家之產風耕雨耘終歲不得息規丘區之入
以餬其口而水旱凶荒之不時猶或不給焉而不
敢墮也學者羣居逸遊歲月逾邁而問學不充視
農夫寧不有愧哉余既紀其事復誦所聞與學者
共勗之潤祖字正德世為儒宗習聞義訓故克有
樹立以文詣稱是宜書若田則詳諸碑陰云

戊辰二月初三日據李禮南藏鈔本校沈林記

國

已酉年

